

# 爲湯恩伯辯誣(上)

鄭遠釗

## 金門大捷真象

春秋史筆，在於求真。日本教科書歪曲史實，隱瞞侵略暴行，中外人士一致憤慨，多時以來與論痛加撻伐。日方自知理屈，已作重大修改。

數年前，爲戡亂之役金門古寧頭大戰指揮者究屬何人問題，曾經引起一場白熱化的論戰。若干重要報章雜誌，長篇大論，聚訟紛紜。幸承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於六十九年十二月二日致函國立編譯館，指出該館所編國民小學社會課本第七冊內：

「……我陸海空三軍，在胡璉將軍指揮下……」一節查與事實不符。旋經該館尊重歷史，從善如流，於七十年一月三日，以(七十)國教○○○九號函，通知筆者，並以副本抄送教育部及國防部史政編譯局，表示已依照筆者之建議，將原教科書中「……在胡璉將軍統一指揮下……」一句，於該書全面實施本中刪除，充份貫徹求真求實精神，國立編譯館的明快之舉，深獲國人讚揚。值茲爭論已息，塵埃落定，筆者特爲搜集相關史料，一一摘引，條分縷析，對國內此一重大的戰史爭議，作一個總結。

民國三十八年十月二十五日，是金門古寧頭大捷紀念日，是國軍轉敗爲勝，國家轉危爲安值得紀念的日子。近十年來，在報刊上看到有關金門戰役的文章，大多是參加這一次戰役的將士和

採訪記者所寫的，也有學者專家的評論，內容正確平實與客觀公正者固多，而道聽途說，自說自話者亦不少。其中以「金門戰役戰地最高的指揮官是誰？」爭論最多。有人說是湯恩伯將軍，有人說是胡璉將軍，有人說十月二十六日中午以前是湯恩伯將軍，中午以後是胡璉將軍。國民小學社會課本第七冊中關於金門戰役有「……我陸海空三軍，在胡璉將軍統一指揮下，經過三晝夜激戰，俘虜了匪軍七千多，其餘的全部消滅……」

「有人爲了升官未能如願，自我誇耀，在自己臉上貼金，有人爲了某種目的捧胡璉，不惜歪曲事實，竟然誣謗誣譏湯恩伯。筆者是參加金門戰役的老兵之一，當時任京滬杭警備總司令部警衛團中校營長，而今已年過七十，深感有爲湯恩伯將軍辯誣，爲歷史作見證之必要。」

### 引起爭論幾點問題

金門戰役引起爭論的問題(一)胡璉將軍到達金門的時間？(二)金門大捷的時間？(三)胡璉接替金門防務的時間？(四)高魁元將軍是否統一指揮金門的所有部隊？(五)金門戰役最得力的部隊？(六)如無十二兵團的增援是否會失敗？(七)俘獲匪軍及武器最多是什麼時間？(八)最後殲滅敵軍的部隊？(九)湯恩

伯總司令當時是不是在金門等等。引起爭論最大的原因是胡璉將軍所著民國六十三年十月自印的「泛述古寧頭之戰」(以下簡稱泛文)。

胡璉將軍在泛文前言中說：

「本(六十三)年十月二十五日，爲古寧頭戰役二十五週年紀念日，……適於十月十日閱讀報章，行政院蔣院長經國先生，在立法院以『中華民國萬萬歲』爲題，提出口頭補充報告，……讀了經國先生的這一篇報告，不禁感奮千萬，概念很多。……又鑑於國防部史政局以前印行之『金門戰役』與『古寧頭殲滅戰』等書，及部定近代史中，所記有關事項，與事實頗有出入，爰申述此役之真象，作爲『中華民國萬萬歲』讀後感言，且供治史者之參考。」

胡璉在第七章檢討事項中說：

「近讀『危念存亡之秋』，見蔣院長經國先生於民國三十八年十月二十六日記載：『今晨，接湯恩伯總司令電話報告：金門登陸之匪，已大部肅清，並俘獲匪方高級軍官多人。我於本日奉命自臺北飛往金門慰勞將士……離開前線時，我軍正肅清最後一股殘匪。……』蔣院長所記，當屬實情。但我却以經國先生到達戰場之時，正是我在南湖高地指揮作戰之際，何以我等竟毫無

所知？又當前線酣戰不已時，湯將軍却一再強調戰事已將結束；蓋湯將軍不使我等趨謁經國先生面陳實況，與聲言戰事已將結束，乃是湯將軍之一種苦衷。」

胡璉將軍的感慨，可能認為「戰史與近代史都不正確」。但是金門大捷是十月二十五日，胡璉將軍是十月二十六日中午才到達金門的，胡將軍到達後，僅古寧頭附近有股殘匪在作困獸之鬥。謹就現有資料及記憶所及，就「金門戰役時誰是最高指揮官？」「高魁元將軍是否統一指揮金門的所有部隊？」「湯恩伯將軍當時是不是在金門？」等三個問題來加以探討。

### 最高指揮眾說紛紜

自三十八年金門大捷以後，直至六十三年以前，大家一致認為「金門大捷時的戰地最高指揮官是湯恩伯將軍」。其具體的證明有六：

(一)民國五十一年三月，國防部史政局編印國軍忠勤傳記「湯恩伯將軍傳」記載：

「……三十八年秋，匪陷福州，進窺金廈，將軍（按指湯恩伯）坐鎮閩南，督率劉汝明兵團，加強工作，重創匪葉飛部於廈門外圍。十月下旬，匪復增援，糾集精銳二萬餘，在我金門古寧頭附近強行登陸，將軍親臨前線，督飭李良榮、胡璉二兵團，奮勇挺進，截匪增援，激戰兩晝夜，率將來犯之匪悉數殲滅，無一生還。影響於當時士氣民心、國際觀感者至鉅且大。我自由中國得以屹立於民主陣營，而為反抗俄帝之中堅，將軍與有功焉……」。

(二)民國六十三年九月，國立編譯館出版之中國近代現代史中記載：「……民國三十八年八月，匪軍陳毅部自閩北南犯，十七日陷福州。政府任命湯恩伯主持福建軍政，湯氏集中所部主力於廈門。九月二十日，匪軍分三路來犯，遭國軍痛擊，傷亡慘重。十月十七日，國軍自動放棄廈門，集中兵力固守金門。二十五日，匪軍大舉進攻金門，利用人海戰術，自古寧頭登陸，遭國軍圍攻，犯匪兩萬悉數殲滅，為年來剿匪戰爭之最大勝利，亦係轉敗為勝之契機。……」

(三)蔣總統經國先生在「危急存亡之秋」中記載：「十月二十六日。今晨，接湯恩伯總司令電話報告：金門登陸之匪已大部肅清，並俘獲匪方高級軍官多人。我於本日奉令自臺北飛往金門慰勞將士，十一時半到達金門上空，俯瞰全島，觸目淒涼。降落後，乘吉普車逕赴湯恩伯總司令部，沿途都是傷兵、俘虜和搬運東西的士兵。復至最前線，在炮火中慰問官兵，遍地屍體，血肉模糊，看他們在極艱苦的環境中英勇作戰，極受感動。離開前線時，我軍正肅清最後一股殘匪。下午四時飛離金門，但腦中已留下極為深刻的印象，到達臺北已萬家燈火矣。」（見風雨中的寧靜）

(四)周至柔在追念吾友湯恩伯將軍文中說：「他（指湯將軍）受命於國家危危之際，任京滬杭警備總司令，我們幾乎每天接觸。雖然到後來京滬抗免不了撤守的命運，至於這個保衛戰的功過，後人自有定評，但我所知道的，他已盡了他能盡盡的最大努力，這是事實。他由上海撤退後，轉戰廈門，再堅守金門，金門大捷的主要原因，

固由於胡璉兵團的適時到達，但是人們多遺忘當時守衛金門的指揮官是湯恩伯將軍了。」（見湯恩伯先生紀念集）

(五)高魁元將軍撰金門保衛戰之回顧中說：「十月十日左右，我奉令率十八軍由汕頭船運金門，隸湯恩伯、李良榮兩將軍麾下，擔任金門島東守備區任務。……此役結束後，胡伯玉（璉）將軍奉令以福建省主席兼金門防衛司令官，湯恩伯上將、李良榮司令回臺。」（見近代中國第十二期）

(六)前中華日報記者卜幼夫說：「我與胡璉將軍認識較早，而與湯恩伯將軍素昧平生，直到三十年前在金門古寧頭大捷後，隨慰勞團到金門前線勞軍時才見面，那是僅有的一次，就我當時採訪所知，指揮此一戰役，造成金門古寧頭大捷的統帥，並非十二兵團司令官胡璉將軍，而是福州綏靖公署代主任湯恩伯上將，……」（見傳記文學三十五卷第四期）另外民國三十八年十月至十一月中央社訊，與各日晚報的新聞，及前中央日報記者蔡策、前新生報記者黃漢，在金門大捷後所作的報導，其內容與上述各文大致相同，為節省篇幅，不再多贅。既然事實證明，金門戰役時的最高指揮官是湯恩伯將軍，為何後來又說是胡璉將軍呢？茲分述如下：

(一)接替金門防務：胡璉將軍說：「十月十八日，我在臺北，……不日陳辭公（誠）面示：軍事及人事部署已有變更，命我以兵團司令官及福建省主席名義，率領所部十八、十九兩軍，接任金門防務，湯恩伯及李良榮兩將軍調回臺灣。」（見泛文）上面這一段話是否真實？頗有疑問

。如果說十二兵團奉令增援金門為事實；但胡璉將軍當時既未經發表為福建省主席（省主席任命行政院十二月二十三日才通過），也不是金門防衛司令（金防部是十一月一日才成立），更未接任金門防務（因總統蔣公曾於十月二十二日電令湯總司令：「金門不能再失，必須就地督戰，負責盡職，不能請辭易將。」）如若胡將軍十月二十日已知要接金門防務，在情況緊急之時，為何不立即乘飛機到金門去？而要等到二十四日晚上到基隆坐船？胡將軍既然二十五日晚上就到了金門的料羅灣，為何又不立刻上岸？既然風浪太大，無法上岸，為何不請海軍派小艇接駁？十九軍的增援部隊，既然在二十五日上午均能登陸，胡璉將軍為何不能上岸呢？

蔣公在二十二日（金門戰役前兩天）電令不能請辭易將，胡璉將軍所謂「奉命接任金門防務」，是奉何人之命？接替何人？如果是接替李良榮將軍，那麼胡將軍仍應歸湯總司令指揮；如果是接替湯將軍，則應在金門戰役結束後；故高魁元將軍所說：「此役結束後，胡伯玉將軍奉命接任金門防衛司令官，湯恩伯上將、李良榮司令官回臺。」應屬實情。

（二）胡璉將軍說：「十月二十四日夜，由基隆乘民裕輪去金門，二十五日黃昏時抵達金門料羅灣，因風浪太大，無法上岸，至二十六日上午十時（筆者按：胡璉致俞大維部長函中寫的是十一時）到達大小金門間之水頭，湯總部總務處長來接，始悉匪已登陸。行抵水頭村，湯將軍親迎羅副長官（卓英），認為戰事已近尾聲。到其指揮所

，午餐在桌……」（見泛文）上面這一段話，部分尚接近事實。據湯總部前總務處長王彰將軍說：「胡璉將軍所乘之民裕輪，二十六日十一時許確已到達水頭，我曾奉湯總司令之命前往迎接，胡將軍等一行由水頭下船上岸後，再步行至水頭村湯總部時，正好是中午十二時。」如果說胡將軍二十六日十時就到了水頭湯總部，何以午餐如此之早？如果說胡將軍到達金門時，戰事並未接近尾聲，那麼胡將軍上岸時為何未看到任何情況？自今湯恩伯、羅卓英、胡璉三位將軍均先後逝世，但看到胡將軍何時到達金門的人還很多。十時或十二時亦無重大意義，但可證實的是：胡將軍雖然在十月二十五日晚上就到了金門的料羅灣，但在船上沒有上岸，而且此時金門大捷已成定局；胡將軍二十六日上午十一時雖然到了水頭，但到中午十二時才到水頭村的湯總部；胡將軍到達金門時，雖然戰事尚未結束，但僅有古寧頭附近的一股殘匪了。

（三）胡璉將軍說：「到其指揮所，午餐在桌，我立即電話高魁元軍長，詢問目前狀況。到南湖高地前線，當以責任所在，並未顧慮形式上之交接，迅即實施指揮權……」（見泛文）這一段話證明胡將軍到達後，曾指揮十二兵團的部隊，但並未指揮金門島上的所有部隊。因為十二兵團之上，還有福州綏署（簡稱湯總部），平行的有二十二兵團（李良榮），以及裝甲兵、砲兵、要塞等部隊。如果胡將軍自認到達金門後，即接替湯總司令之指揮權，那麼蔣總統經國先生二十六日到達金門勞軍時，為何是由湯總司令陪同到第

一線勞軍，而未見到胡將軍？陳誠長官二十七日到達金門時，當晚是住在湯總部，為何不住在十二兵團部？二十八日召開檢討會時，為何不由胡將軍報告？既然指揮權已自動轉移，湯總部的周參謀長二十六日晚間為何還電黎玉璽司令？二十七日勞軍團到達金門時，為何先到湯總部慰勞呢？既然羅卓英副長官的任務是到金門「布達命令，監督交接」，為何未帶來命令，又未作「形式上之交接」？既然指揮權已自動轉移，為何陳誠長官在二十八日檢討會時還要宣布？湯總司令是十月三十日由金飛臺，如果指揮權確在二十六日中午就已轉移，那麼湯總司令留在金門又有何意義？而中央日報十月三十一日第一版新聞標題為：「金門奏凱歸來，湯恩伯昨抵臺，今後軍事由胡璉坐鎮指揮。」胡將軍所謂「未顧慮形式上之交接，迅即實施指揮權」，他除了指揮十二兵團的部隊，以及曾與戰車連長通過電話外，還指揮了那些部隊？以上事實，證明當時戰地的最高指揮官是湯恩伯將軍，不是胡璉將軍。既然金門戰役最高指揮官是湯恩伯將軍，為何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的「金門保衛戰」一書，及國立編譯館編印的「國民小學社會課本第七冊」印的是胡璉將軍呢？聞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六十四年九月編印的「金門保衛戰」一書，是第四次的修訂本，這一次的修訂本，參考的資料傳聞有十四種之多，其中屬於湯總部、二十二兵團及二〇一師呈報的僅各有一件，屬於增援部隊（十二兵團）呈報或補送的就有六件，其餘屬於海空軍戰車等單位的共有五件。這一次修訂的戰史，最重要的參考資

料，可能是胡璉將軍六十年十月自印所著的「泛述古寧頭之戰」一文了。因為六十四年九月印行的「金門保衛戰」一書的凡例第六條為「本書曾送請胡璉上將審閱」。

鄭果將軍說：「由於金門戰役的著述，如海島防禦作戰、古寧頭殲滅戰、泛述古寧頭之戰，以及金門保衛戰等書，對當時最主要的作戰部隊——在該地區擔任守備任務的二〇一師的防禦措施，

及防禦戰鬥等事實甚少述及，多年來金門古寧頭戰場簡報，及臺北忠烈祠的古寧頭戰史圖，亦多不切事實；前曾邊令提供了許多意見，但上述缺失，迄未改正。」（見明恥教戰）（下期續完）

# 羊肉附片生薑去怪病

熊洵侯

## 涼藥難解西藥無效

作者是四川省成都市人，幼時多病，在當時民初時代，凡有疾病，通常是求治於中醫，雖然那時也有西醫診所，但並不普遍，早成都僅有一所較具規模的四聖祠基督醫院，不過病者向醫院求治者不多，因為一般人對西醫還不太有信心。作者在十七歲時（民國十五年），患了一種奇特的病症，當時的中醫、西醫醫生們都說不出病症的正確名稱，僅能統稱之為舌痛而已。

最初是舌根部發生紅腫，同時在舌部的兩側邊沿發現呈紅色的魚鱗狀橫紋，十分疼痛，飲食困難。兩日後，舌根部的紅腫自然消失，但轉變成一塊大如蠶豆呈灰白色的硬塊，在舌部兩側邊沿的魚鱗橫紋也變成一層白色的薄膜。這時舌根的疼痛的程度減輕不少；除口中時時流着唾液外，飲食依然不便。此種情形持續兩個多月，中西醫都束手無策，最後才得一怪方而告速癒。

也大，每日大約要吃六七十個雞蛋，其他食品一概拒絕。

先是延請中醫診治，最初認為是熱症，由於火氣上揚所致，故投以清涼藥劑，以降火為主，同時再用龍腦（亦稱冰片）外塗於舌部患處；但不僅無效，反而使口腔也腫大。

後來又改用熱性藥，俾收引大歸原之效。每次中醫的處方中均少不了的藥是：上桂、附片和乾薑，還有鹿茸等。服用熱性的中藥後，雖略有效果，但經過月餘的醫治與服藥，舌根部的硬塊始終如故，雖不再惡化，也不再見進展。

不得已又求治於西醫，西醫僅予局部治療，並無內服藥物，醫生用夾子夾着一塊藍色結晶體，具有腐蝕性的塊狀藥（很像中藥的藍礬）在舌根患處擦摸約半分鐘之久，當時只覺滿口麻木，故無痛感。經半日後，舌根的硬塊上，多了一層白色薄膜，並隨唾液吐出。但次日晨起，白灰色的硬塊依然沒有好轉。如此連續治療十餘日，除每日都脫掉一層白膜外，症狀還是依舊。醫生說這是一種細胞的變化作用，原因不明，他也沒有更好的方法來治好它。嗣後又放棄西醫再服中藥，但一直未能獲得有效的醫治。

## 病例藥方都甚奇特

在中西醫都束手無策之際，一個偶然的機會，得到一位不輕易替人治病的老先生（當時人稱之為儒醫，以今天的說法，應該算是密醫了）告知一則單方如次：

用羊肉一斤、附片一斤及生薑一斤（生薑洗潔，但不可弄破其表皮），同時放入一深鍋中，加入清水，水面超出藥物兩寸，用火文慢燉，至羊肉爛熟即可。湯汁及羊肉一天吃完，分作一次或兩次均可，但不可加鹽或調味料，如果服之有效，則繼續服至痊癒為止。此項單方，作者初經試服，即感口腔食道十分舒暢，續服兩三日，痛苦逐漸減輕；僅止過了七八天後，舌根硬塊已自然消失。隨後一切飲食即恢復正常而告痊癒。

作者罹患此疾，雖已事隔六十餘年，但至今回憶，仍覺痛感猶新，不過對當年所患之疾，究屬何種病症？其霍然獲癒之藥方，又究竟具有何種特殊之功能？依然深感不解。因此特記述往昔病情症狀以及治療經過各情，俾供今日中西醫界及藥物專家研究之參考，對今後再遇類似病例之患者，或有多少助益。